

从玄奘到唐僧

——《西游记》成书略谈

蔡铁鹰

一部《西游记》，演绎了长达九百年的文化交融过程。从玄奘到唐僧，贯穿了一个不变的主题——取经，其内蕴则是对信念的执着，对理想的追求，这是中国人的价值观。借助于佛教题材、道教营养、儒教规则的融合和吴承恩的文学天赋，《西游记》最终登上了世界文学的殿堂。

大唐贞观十九年春正月，一位从印度求学回来的僧人轰动了长安。僧人入城的这一天，长安的官民百姓填街塞巷数十里，沿途伫立，争相瞻仰这位僧人的仪容和他带回的经卷法器，其盛况丝毫不逊于刚刚过去的上元赏灯佳节。

僧人法名玄奘——17年前他违反朝廷禁令，冒着被捕的危险，混在难民中走出长安，踏上了向西而去的求学之路；如今他学成归来，成了全民崇拜的偶像。20多年后他逝世时，为他送葬的官民达100多万人，在白鹿原墓地守夜的竟然有5万多人。

从那时起，他求学故事开始流传，在官员文人的笔记里，在百姓大众的传闻里，在寺庙僧人的功课里。渐渐地，遥远而模糊的印度被夸张为佛祖的“西天灵山”，为探索佛教精义的求学被简化为“取经”，沿途经历的艰难险阻被描绘成“妖魔”，事件的主人公也由玄奘演变为神化的“唐僧”——源自西域人口中的“大唐之僧”。900年后，吴承恩为散漫流行的故事做了最后的修饰，故事就此定型，即今日所见之《西游记》。



左图：榆林窟3窟 唐僧取经壁画 西夏

右图：未曾修复时的安西(今瓜州)榆林窟

唐初：真人演绎，玄奘事迹故事化

整个事件的操手是唐太宗李世民。

玄奘从印度回国后，到了古丝路重镇、今日新疆和田，休整的同时他给李世民写

了封信，为自己17年前“违规潜逃”表示道歉，因为大唐立国之初，为了防范突厥部族入侵滋事，曾有过不准擅自通行西域的诏令。玄奘希望朝廷能理解自己过去的无奈选择，准允他回国。信中还简要叙述了自己西行印度、行程5万余里所经历的种种艰难险阻，以及在印度周游各国的求学经历。信通过驼队送到了当时正

在洛阳布置征讨高丽事务的李世民的案头。读罢，李世民被这位僧人的求学经历打动了：他深知西行路途是何等不易，如果没有十分的毅力，穿越浩瀚的沙漠戈壁、翻过终年积雪的天山，都是不可能的；他也充分理解玄奘孤身一人在异乡求学的艰难，如果没有十二分的执着，仅语言文化的隔膜、生活习俗的不同，便足以让人

半途而废。于是他亲自给这名法号玄奘的僧人回信，尊其为法师，并告诉玄奘：听说法师西行归来，我非常高兴，已命令沿途的官员迎接护送，请法师速来与我相见。

在之后的20多年中，朝廷给了玄奘的译经事业诸多必要的支持，李世民、李治父子

(下转14版) ➔

← (上接12版)

和李春芳(1510—1584)的生平，二三十岁的他们不可能写、校《西游记》，则世德堂本的记述与此二人无关。进一步推论，则可说明百回本《西游记》与吴承恩、李春芳无关。二是世德堂本出现在1590年代，那么这本书关于校者和作者的说明，确实可能与吴承恩、李春芳有关。李天飞认同蔡铁鹰的判断，认为李春芳写作《西游记》的可能性很低，考虑到吴承恩和李春芳系一生挚友，很可能是吴承恩写完后请李春芳校勘。如果能确认“华阳洞天主人”

就是李春芳，那么在所有作者候选人中，能请李春芳校对百回本《西游记》的只可能是吴承恩。

关于《西游记》作者考证的方法论

记者发现，竺洪波教授每在文章中提及百回本《西游记》作者时，通常使用“吴承恩(?)著”。他感到，在真正的“铁证”出现前，这桩延续了400多年的公案还将继续。在“破案”过程中，竺洪波渐有“天下大

乱”之感。“在没有充足的理由的前提下，新提名层出不穷。”他说，在各派寻找证据的同时，他建议学界要重视对作者考证的方法论问题。

首先，考证作者应从《西游记》的实际情况和原始文献出发，确立必要而统一的前提，即“与藩王府有关”。竺洪波认为，依据世德堂本三个“或曰”，作者的“藩王府”经历是不可忽视的。以往，无论是担任过荆王妃的吴承恩，还是拜访过成吉思汗的邱处机，抑或是官拜内阁首辅的李春芳，都是在这个前提下获得“提名”的。而现在有些研究者却无视“与藩王府有关”这个大前提，他们提出的

人选注定荒谬。

第二，立论应以原始文献的正面记载为先，从文献中的“《西游记》为谁某所作”或“谁某著有《西游记》”展开论述或质疑、否定。竺洪波认为，依据《淮安府志》“吴承恩：……《西游记》”提出吴承恩，依据《西游记原序》(虽后来被证实是伪作)提出邱处机，可以说“五四”以前，人们多是从正面记载入手进行论证。现阶段的考证方法发生了变化，有些研究者开始从文本内证、隐喻、象征含义等来探寻新人选，实则是“无根水”，可采信度极低。

第三，要构筑证据链，展开

综合考证。竺洪波提出，虽然《淮安府志》中没有记载吴承恩所作《西游记》的性质，但在尚无确证可以推翻“吴著说”之前，不妨将吴承恩作为一个指代，而不是直接退回到“无名氏”的状态。

蔡铁鹰提出，考察作者身份时，应对作品与作者可能发生联系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评判，而不是仅凭一点似是而非的猜想甚至是臆想去作结论。“我就想问问怀疑、否定吴承恩是作者的人，究竟读过多少吴承恩的作品？”他认为，确定《西游记》的作者很重要，只有结合作者的生平、思想，才能真正读懂这部名著。 ■